

行營雜錄

說纂八散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
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
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
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
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
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
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

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禊楔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

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

夕太宗畱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

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似下世

金玉詩話

言集卷第
三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
平無事又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
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
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
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
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
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
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

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
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
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
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
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
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
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
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投轄錄

言名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
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
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卽繳書具奏之京坐
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
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
來雖爲往還之義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
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
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上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
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
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
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
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爲立
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
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
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

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
有章奏卽附驛欲詣闕卽乘驛放遂乘驛
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
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
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
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
于墓旁吾其榮矣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

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
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
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
國之號

茅亭
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蘇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
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
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
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

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

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

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江表志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

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
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
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
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
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濕透箚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
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

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
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
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
多年老冰耳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勤公事回因登對自
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
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
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貽謀錄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
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
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

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
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
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

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道山清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
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
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
也

歸田錄

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

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

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

歸田錄

神廟一日行後死見牧豎猪者問何所用
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
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
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
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
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冷齋夜話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
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

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
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
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
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
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
訛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茲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

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

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

一一口义义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

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紹興德

壽謂紹興年德壽宮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

高宗聖壽八十一歲祖傳甲庚吉太祖子孫再傳建炎炎共

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

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

起東南謂方臘肇動干戈元衝立劫壬寅癸

卯宣和間天下大亂亦云哀哉甲辰乙巳與金虜夾攻癸

丙午丁未金虜入寇二帝北狩內有丙火天下生

靈塗炭至半是時天下大亂江表之虞駕幸江表莫知

何辜戊申巳酉高宗初立時正災劫金虜渡江苗劉內變

高宗聖壽 卷之三 皇極經世一 卷之三 皇極經世一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子孫壬子癸

丑後成改建

改元紹興

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

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

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

有中興之後

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晉安郡王復紹太祖之後云

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

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追與

坦齋筆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

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

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

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

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

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

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

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

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群于丹霄
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
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
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
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
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
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
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

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
號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
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
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
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
其讖可勝歎哉

坦齋
筆衡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
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

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
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
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
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
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
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
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
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

應行都
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
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卽
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
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
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
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
僧忽造前旣不能免卽醫其鼻僧去翊日

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行都紀事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畱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畱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

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卽取入府厚儉具擇良士嫁焉尹卽王宣子佐也釋史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側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

嘉其誼

釋史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

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徃徃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

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
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
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閱汝誠使我問汝所
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
生衣食羸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
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
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

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
倍於功名爵祿也

梁溪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
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
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
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爲妾所誘併
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
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

勘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
匿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
無癍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
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
消又有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
方大治金瘡吹劍續錄

孝宗畱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
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
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
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
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編修坦齋筆衡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
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

欲謀叛爲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所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坦齋筆衡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

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畱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畱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窻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卽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

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
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
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
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逐

去諸髡

葦航
紀談

宋趙葵錄

行營雜錄

終